

有阴晴圆缺
有悲欢离合
记生活百味
看人间烟火

欢迎您的来稿

投稿邮箱：
wanbaofukan
@163.com
请在主题中标
注“生活札
记”。



潍坊晚报

2025年10月15日 星期三

值班主任：陈晨

编辑：常元慧

美编：许茗蕾

校对：刘小宁

终不似 少年游

□苏阅涵

周末整理书房时，从一本旧相册里飘出张照片——三个少年勾肩搭背地站在火车硬座车厢里，背后是模糊的绿色座椅。照片背面用蓝色圆珠笔写着：“三十六小时站票”。我盯着那张泛黄的照片，想起那个夏天，我们三人挤在闷热的车厢里，却觉得整个世界都在脚下。

那时的旅行从来不需要计划。周五晚上宿舍熄灯后，不知谁喊了一句“去看海吧”，第二天天没亮我们就出发，乘上最早的一班绿皮车。没有座位，我们就坐在过道里，用行李箱当桌子，扑克牌甩得啪啪响。每次有列车员推着餐车经过时，我们总要慌忙起身让路，之后又像被冲散的鱼群迅速合拢。二十岁的我们，觉得三十六小时的站票是浪漫，是冒险，是老了可以下酒的故事。

到站时外面下着雨，我们慌忙拿着行李箱躲到临河的一个亭子里，分一包饼干吃。那时没有攻略这个词，但现在想来，当时河中雨打荷叶的景致是极美的，那共享的饼干也是真香。

妻子在一旁喊醒了我，“还记得小王吗？他昨天发了朋友圈，定位在国外，说是看极光呢！”我愣了一会，小王就是当年三少年中的一人，如今他的朋友圈里全是精修的照片，定位更是在世界各地，再没见过他发那些糊成一片的大头照。其实我也一样。上次去旅游，出发前做了整整五页的攻略，预约了所有需要预约的景点，下载了电子讲解，连吃饭的餐厅都标记了评分和人均消费……行程中，我忙着找拍照角度，忘了看美好的风景。旅行归来，满身疲惫，具体看了什么、玩了什么，不记得了。

“欲买桂花同载酒，终不似，少年游。”那些深夜里的冲动，说走就走的莽撞，挤在硬座车厢里的三十六小时，都成了只有我们自己懂的秘密。

一次大学同学聚会时，酒过三巡，有人提起以前爬山的事。“还记得吗？咱们为了

看日出，半夜打着手电筒爬山。结果到了山顶发现忘带厚衣服，冻得挤在一起跳脚。”满桌大笑，笑着笑着忽然安静下来。那些曾经一起挨冻的人，如今有的在带娃，有的在支教，有的像小王一样满世界飞。我们还在同一个微信群里，却已经三年没有新消息了。

散场时，当年的班长拍拍我的肩：“什么时候再一起出去走走？”我们交换了联系方式，说一定要约时间。但彼此都知道，这大概又是一张空头支票。我们的日历上排满了会议、项目截止日、孩子的家长会，再也插不进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。

回家路上，我特意绕到江边。晚风吹起江水，在月光下闪着细碎的光。二十岁那年，也是在这样的夜晚，我们坐在江堤上喝三元钱一瓶的啤酒，说要在三十岁前走遍中国。如今四十岁的我，确实去了更多地方，但为什么反而觉得挤绿皮车才是真正的旅行呢？

岁月让我们把少年意气换成了成年人的稳重，把即兴的快乐换成了可控的享受。

前段时间妻子突然问我：“去看海吧。”我愣了三秒，猛然跳起来收拾行李。没查天气，没做攻略，我们开着车就往海边走。路上堵车两个小时，到的时候已经傍晚。海风很大，吹得人站不稳，我和妻子在沙滩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走，买了烤串，吃得满嘴是油。夕阳下，海浪被染成金红色，记得二十岁那年的海，也是这样喧哗着扑过来。原来海一直没变，变的是看海的人。

“终不似，少年游。”或许在某个瞬间，允许自己迷一次路，犯一次傻，那个少年还会回来，在心上轻轻撞一下。

秋日的独奏

□何秋勤

它来的时候，是个炎热的下午。纸箱打开，一株蔫头耷脑的月季蜷缩在包装材料里，叶片像被揉皱的信纸，边缘卷曲枯黄。最底下的几片已经脱落，散落在箱底。我捏起一根枝条，它软绵绵地垂着，了无生气。见此情形，我心里已判了它“死刑”，甚至不惜找店家理论一番。但终究不忍心直接丢弃，便寻了个空盆，机械地填土、栽种，动作里没有期待，只是完成一个仪式。

这株叫做“果汁阳台”的月季，最终被安置在窗台最不起眼的角落。浇水时，水壶总是最后才转向它——多半是想起来才给一点，想不起来就算了。日子一天天过去。它的叶子黄得更厉害了，秋天仿佛提前降临在这一小盆植物上。先是叶尖干枯，然后整片叶子蜷缩起来，轻轻一碰就飘落。不到十天，它彻底成了“光杆司令”，褐色枝条孤零零地插在土里，终结了一切关于生长的想象。我还是没有扔掉它。每次浇水习惯性地给它浇上一点。偶尔手指触到枝条，冰凉梆硬，我便想：明春再买新的吧。

秋雨带来寒意，秋风一吹，窗外的树木都开始落叶。一个周末的早晨，我拿着剪刀准备清理一下花盆，手指刚握住枝条，却感觉有什么不同。凑近了看，在枝条的结节处，竟冒出几个针尖大的点。那么小，小得像错觉。我放下剪刀，每天多了一件事：去看那些小点。它们慢慢长大，有些还是米粒大小的嫩芽，有些已经舒展开，长成了鲜活的绿叶。在主干顶端的一节分枝上，几片绿叶包围中竟还有一个小花苞探出头来，圆圆的，裹着青绿的外衣。这实在不合时宜——别的植物都在准备过冬，它却要在秋天开始它的春天。

我浇水变得轻柔了一些，水珠顺着枝条滑落，在芽苞上停留，像一颗透明的宝石。偶尔阳光斜射进来时，能看见绿叶上细细的脉络，我知道，里面流淌着看不见的生机。一天早晨，芽苞绽开了，不是一下子全开，而是慢慢、着涩地，一层层舒展。橙粉色的花瓣薄如蝉翼，边缘带着细微的卷曲，像刚睡醒的婴儿揉着眼睛。花心是更深的橘黄，密密地簇拥在一起，散发出淡淡的甜香，不是春花般的浓烈，而是秋天特有的清冽。

这朵花开整整两个星期。其间下过雨，刮过风，窗台上连长寿花都已经接近尾声了，它却依然挺立。花瓣渐渐褪成淡粉，最后变成半透明的白色，像宣纸做成的标本。即便枯萎了，也不肯轻易落下，而是紧紧抱着花萼，仿佛在守护一个秘密。

后来我查资料才知道，月季在逆境中会调动全部能量保证开花，这是本能。这株被遗弃的月季，用尽力气开出这朵花，不是为了取悦谁，只是在完成生命的承诺。天气越来越冷，我依旧每日给花草浇水，只是水壶在经过“果汁阳台”时，会停留得稍久一些。我知道，有些生长，已经不需要春天来证明了。



街角秋千

□范范

附近的街边公园新添了两架秋千，从此便成了我路过时总会多瞥几眼的角落。

起初以为这不过是孩子们的专属乐园，可日子久了才发现，秋千上的身影远比想象中丰富。有时是背着书包的小朋友，晃着腿笑得清脆；有时是穿着通勤装的中年人，趁着午休放空片刻；偶尔还会看到头发花白的老人，慢慢荡着，眼神里藏着几分孩童般的松弛。

我们总在为生活的琐事奔波，被工作的压力、生活的烦恼缠得喘不过气。可神奇的是，当人坐上秋千，双手轻轻抓着绳索，随着身体一起一

伏、一荡一摇时，那些沉甸甸的愁绪，仿佛也跟着秋千的节奏被晃散、震落。风拂过耳边，只剩下身体腾空的轻盈，心跳慢慢放缓的安稳。

后来，我也成了秋千的常客。遇到无人的间隙，便悄悄坐上去，自己荡着秋千慢慢晃。没有手机的打扰，没有思绪的拉扯，只有秋千摆动的规律声响，和那一刻纯粹的平静。原来成年人的快乐可以这么简单——一架秋千，几分钟的时光，就能让心重新变得柔软。

或许，每个人心里都藏着一个“想荡秋千的小孩”。那些被我们藏在心底的温柔与纯粹，从来没有消失，只是需要一个像秋千这样的小角落，让它们悄悄冒个泡。下次路过街角的秋千，不妨也停下来，试着荡一荡。